A Little Book of Christmas

这才叫圣诞节

[美]约翰·肯德里克·邦斯 ◎ 著

祁绪鹏 李楠楠 ◎ 译



译言古登堡计划

版权信息

书名:译言·古登堡 这才叫圣诞节

作者:[美]约翰·肯德里克·邦斯

译者:祁绪鹏 李楠楠 等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作者简介

约翰·肯德里克·邦斯（John Kendrick Bangs），美国作家，著名媒体人，1862年生于纽约州，188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884年成为《生活》（life）杂志副主编，后历任《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哈泼少年》（Harper's Young People）主编，1904年赴美国当时的顶级幽默杂志《Puck》担任主编。此后不久，邦斯开始重拾早年对戏剧的兴趣，1906年开始巡回演讲，1922年病逝。

作品简介

《这才叫圣诞节》（A Little Book of Christmas）是一本写于20世纪初的作品，当时的圣诞氛围比如今要浓烈多了。美国作家约翰·邦斯通过几个小故事生动地讲述了那个原汁原味的圣诞节，以及其中散发出的浓浓温情。

一、致圣诞老人祝酒辞

每当我发现这么一位

不相信那圣诞老人，

虽用种种理论来辩非

皆难成为合理定论，

细细查看周遭之事物

证据绝非含糊难寻，

我还要将那家伙赶出，

同样不会相信此君。

那慈祥的老人无处不在

为人忙来为人急。

这空气里就有他的存在

我们日夜都呼吸——

他那儿汇聚恩惠与仁慈

还有爱心相伴随，

送给充满痛苦忧伤之日

缕缕阳光之明媚。

他就在那少女的眼中

在那棵槲寄生下，

目光闪烁若星耀天空

金色灿灿毫不夸。

在那怜悯的手掌下

我们总能找到他，

只要一想到爱的刹那

就一定能看到他。

祝这位仁慈的老人

万事称心如意

老人从未卸下重任

在盛大节日里；

那至高无上的王冠

我们给他戴上。

为他的健康举杯干

把他的酒满上！

二、赫瑟林顿的转变

1

赫瑟林顿心眼不错，就是脾气怪了点，但并非刻意为之，大多是因为缺乏想象力。他不信鬼神、不信圣诞老人，非亲眼所见之事也一概不信，就在圣诞节前那个严寒的下午，他走路回家，发现几乎马路各个角落都有人穿软毛圣诞服，装扮圣诞老人，质量差点，却也像模像样，他看着看着有点儿冒火。那天他午餐吃得相当不错，本该心情舒畅，但不知怎的，心里就是不爽。赫瑟林顿动不动就发火，其实是消化功能不好。他到了四十二街与第五大道的交岔口，看到一个又一个瑟瑟发抖的圣诞老人，心烦意乱，简直想跟人狠狠地吵一番。在往城外走的路上，他还能勉强控制住粗暴的情绪，可是他听到马路上一个小孩对匆忙赶路的妈妈所说的一句话，就终于忍不住了。当时母子俩正经过一个身材魁梧、装扮成圣诞老人的人，样子和小孩梦中的一样，那个人砰砰地敲着铃鼓，吸引乐善好施的过路人，往面前的铁盆里放上几个硬币，小孩说："看，妈，圣诞老人！"

"啐！胡说！"赫瑟林顿脱口而出，怒视着那个身穿土耳其红色长袍哆哆嗦嗦的人。"谁想出来的，往孩子的脑子里灌这些荒唐东西！圣诞老人，真的才怪！这一堆冒牌货中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圣诞老人。"

街角处的那位圣诞老人就在赫瑟林顿的耳畔一个劲儿地敲着铃鼓，让赫瑟林顿这位大腹便便的绅士烦躁起来，把憋了很久的怒气释放了出来。

"对一个像你这样强壮的人来说，这可真是份好差事啊！"赫瑟林顿冷笑到。"干嘛不去工作，反倒帮着骗人，还一年接着一年骗个没完？"

圣诞老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你是在跟我说话？"老人问道。

"是啊，我是在跟你说话，"赫瑟林顿说道。"整个国家都因缺少劳力而衰退，可这个城市倒好，猛地出现了一批冒牌圣诞老人——"

"这话说您还真恰当!"圣诞老人反唇相讥。"一个吃得饱饱、穿得暖暖的人，"批评像我这样卖力干活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

"卖力干活？"赫瑟林顿重复着他的话。"说得好！你不会把整天在街角处晃荡说成卖力干活吧？"

赫瑟林顿倒还挺欣赏这个人的性格，只不过对他干的活很不满。

“你试试就知道了，”圣诞老人一面对着发青的手指呵气，暖暖僵硬的手指，活活血，一面反击道。“我在想，如果让你干这活，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站在这天寒地冻的外面，只喝一杯咖啡、吃一块火腿三明治，哪怕就一次，你会怎样——”

“什么？”赫瑟林顿惊奇地大叫起来。“今天你就只吃了这些？”

“是，就这些，”圣诞老人答道，继续敲起了铃鼓。“试一次吧，先生，到时也许你就不会那么肯定地说这活儿不辛苦了。要是你不计较的话，不妨替我站几个小时。”

赫瑟林顿生性争强好胜，这话可正中下怀。

“好吧！”他叫道。“我依你。我们把外套换一下，你去填饱你的肚子，我替你站，就这么定了。”

“我拿什么填肚子啊？”圣诞老人问道。“我看起来不像口袋有餐票的人，对吧？”

“你的饭我管，”赫瑟林顿说着，拿出一卷钱，从面上捻了一张2美元的纸币。“给，你去吃你的吧，我守着铁盆，直到你回来。”

夜色越来越浓，他们在附近一辆停在路边、满载货物的邮车后，互相换了装，这倒也相对容易，没花多长时间。不一会儿，赫瑟林顿换好衣服开工了。他长这么大还从没接受过这样的挑战：穿一身“骗人的”圣诞老人服，敲着铃鼓，瑟瑟发抖地站在街头。新的身份让赫瑟林顿激动了半小时，那天夜晚，这座城市没有哪个圣诞老人比他更尽忠职守，大声卖力喊叫；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街角的寒风冷得刺骨，耳朵都快冻掉了，假棉花胡子也就勉强挡一点寒，他开始觉得厌烦了。

“唉！”他嘀咕着。这时雪下了起来，过路的卡车司机大声奚落着他，说的话跟他刚才走在路上，碰见“圣诞老人”的时候想的差不多。“要是谢尔曼[注]将军在，他就会发现这儿有一对双胞胎正在打架呢！我真希望那家伙赶快回来。”

赫瑟林顿急切地盯着街道看，从街头盯到街尾，希望原来那个“圣诞老人”能出现，但一切都是白费气力。他显然是去慢慢享受那顿2美元的饭了。

“我受不了了！”赫瑟林顿喃喃自语道，话音未落，他看到两名警察和一个人正在扭打。那人似乎看起来头脑不清醒，酒倒是喝得很开心，穿着赫瑟林顿的大衣，戴着赫瑟林顿的帽子，不过双膝铰在一起，向后弯折，双脚不能动弹，别人也帮不上忙。赫瑟林顿大吃一惊。

当那群人从街道这边经过，朝警局走去时，赫瑟林顿大叫起来，“喂！那小子拿了我的上衣——”

警察没答话，拿警棍狠狠捅了他一下，捅的他肋骨生疼。

“你干嘛啊！”赫瑟林顿怒冲冲地低吼道。

2

十分钟之后，一位浑身发抖的绅士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那位绅士一只手拿着一个铁盆，里面装满了1分的硬币和5分的镍币，还有少量25分的硬币，另一只手臂上搭着一件白色棉布装饰的圣诞红外套。说来也怪，晚上这么冷，他既没戴帽子，也没穿大衣。

“去哪，先生？”司机问道。

“警局，”赫瑟林顿说道。“我不知道在哪里，但这个区的警局就是我想去的警局。”

“今晚你得按小时付费，先生，”司机说道。“警局不止半里路，先生，天知道我们去那儿要多久。”

“随你怎么收费，”赫瑟林顿答道。“只要我想，你这辆破车我都能买下来。开车吧。”

司机怀疑他精神不健全，担心归担心，还是开了车。45分钟后车停在了警察局门前，赫瑟林顿为了免受冻僵之苦，只得重新穿上圣诞老人的服装下车。

“等我一下，行吗？”他说着，从出租车上走下来。

“我和你一起进去，”司机说道，表现出应有的谨慎。他担心这精神失常的人一去不回，他的车费可就要不回来了

赫瑟林顿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穿着节日盛装，匆忙奔进警局，不一会儿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到了接待处里巡官的面前。

“哇，圣诞老人，”警员说道，顽皮地瞥了这位闯进来的人一眼，“今晚找我有什么事吗？带浴室的房间可不多了。”

赫瑟林顿的脸顿时红了。他本想端着架子问候警员，但是这身讨厌的圣诞红把他的尊严抛到了九霄云外。

“警官，我来这儿，”他说道，尽量保持体面，让人重视，“是想问问大约一个小时前被带到这儿的一个人——恐怕他喝醉了。”

“啊，这事儿我们知道，圣诞老人，”警员话里有话。“事实上，登记簿上似乎写的是一个叫乔治·W·赫瑟林顿的人，住在第五大道561号——”

“谁？”赫瑟林顿吼道。

“登记簿上记载的就是乔治·W·赫瑟林顿这个名字，”警员说道，“进来的时候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经调查发现正受着——”

“但那是我的名字！”赫瑟林顿喊道。“你不会告诉我，他声称自己是乔治·W·赫瑟林顿吧？”

“他没说他叫什么，”警员说。“那个可怜的家伙根本就什么都没说。我们发现他帽子里有张名片，外套里有封信，信封上的名字和名片上一样。这两个加一块儿，我们觉得就足以证明他的身份了。把这两样东西放到一起，我们认为足以证明他的身份了。”

“哎呀，我得给您解释清楚，警官——”赫瑟林顿一脸恼怒，趾高气扬地忙着争辩。

“别来这套，圣诞老人——别来这套！”警官怒气冲冲，斜靠着桌子，冷眼看着他。“我不知道你玩什么，不过你再这个样子下去，我们今晚就别想搞清楚这两个赫瑟林顿都是谁了，就都在这冻着吧。”

赫瑟林顿再忍不住，一把把圣诞服从肩膀上扯下来。一身考究的衣服已经显示了他的身份，足以让人一眼认定他不是来寻衅滋事的。他正扯时，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从圣诞红外套口袋里落到了地上。

“我无意做不正当的事，没有其它意思，警官，”他控制着自己的愤怒，说道，“我想做的是让您相信，我才是乔治·W·赫瑟林顿。把我的姓名登记到治安法庭的登记簿上，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把帽子和大衣借给那个家伙，让他去吃一顿正经饭，我代替他——”

警员咧嘴大笑，没有一点相信的意思。

“噢，您可能不相信，”赫瑟林顿说道，“但这是真的，如果明天早上这件事上了报纸——”

“喂，拉里，”警员向一位下班的同事说，“记者复印了我们在赫瑟林顿口袋里找到的那封信吗？”

“记者？”赫瑟林顿气吁吁地。“天啊，警官——你—你不是说—说你—你让记者——”

“没有，长官，”拉里答道。“他们还没拿到——我想你随手放到你的桌子里了。”

“啊，对对，”警员咧了咧嘴。这时他打开面前的抽屉，取出一个很小的蓝色信封，赫瑟林顿立刻就认定这是一封极其私密的信——嗯，某人写的。这可不是一个“找出那个女人”注的故事，因此我们完全不用管那位女士的姓名。但必须要说的是，看到警员通红的大手中捏着那封精美的函件，赫瑟林顿的小心脏激动起来，比老烟鬼一天抽50包烟来得还兴奋。

“那是证据——”赫瑟林顿激动地语无伦次。“如果那还证明不了大衣是我的，那就没有什么能证明了。”

“说得对，圣诞老人，”警员说道，同时打开信封，从里面取出一张散发淡淡清香的纸。“我给你两次机会，猜这封信上的落款人，只要你说对了，我就把大衣给你，今晚我们代为看管的赫瑟林顿先生中，赫瑟林顿1号就要重新起名了。”

“安尼塔！”赫瑟林顿粗声喊道。

“答对了！”警员说着，把信递了过去。

赫瑟林顿长长松了口气。

“我想这一屋子的都抽雪茄吧，警官，”他说道。“我明—明天送些过来——另外，那个人怎样啦，他怎样啦？”

“他去医院了，”警员阴沉地说道。“医生说他不是醉了——不过又是一个因饥寒交迫而病倒的人。”

“饿？想当初我还笑他……天啊！”赫瑟林顿嘟哝到。

“万幸啊，赫瑟林顿先生，”警员说道。“你要吸取捉弄人的教训。不过，你倒底玩的什么把戏？”

“唉，不是什么把戏——”赫瑟林顿这才辩解道。

“哼！就是吃饱了撑的，嗯？”警官说道。“你是吃饱了撑的，就像另一个是食不果腹——是吗？”

“不是这样的，”赫瑟林顿说道。“只不过是我通常不信任别人，再加上我有一个臭毛病，喜欢管些和我不相干的闲事；但只要能帮一下扮圣诞老人的那个家伙，我也乐意插手。您认为有办法查明他的身份吗？”

“嗯，不管怎样，还有点进展嘛，”警员说道。“我们已经查明了他不是哪个人。但愿他明早来——如果能来的话，也许就有线索了。”

“明天！”赫瑟林顿喃喃自语道。“天知道他是否还有一家人正在某个地方等着他，和他一样挨着饿。”

“先生，”那个下了班的警官拉里说。“这是从你红色外套里掉出来的——也许会有用——”

拉里递给赫瑟林顿一张皱巴巴的纸，那张纸是赫瑟林顿从后面扯掉圣诞老人大衣时落到地上的。可惜纸脏了，一面看不清楚，不过纸的另一面是一个孩子潦草的铅笔字迹。赫瑟林顿匆匆看了一遍，哽住了。

“麻烦您念一下，长官！”他说道，声音有些嘶哑。

警员念了出来：

亲爱的圣诞老人：[注]——我巴巴（爸爸）说他看到你时会亲自把这封心（信）交给你要你不要像去年一样王（忘）了我和吉米。自从巴巴（爸爸）失去公（工）作后你就没有来看我杰米巴巴（爸爸）说因未（为）你弄丢了我们的地此（址）于是我写心（信）给你告诉你上此（次）你来之后我们就以（已）经搬家了现在住在前面纽约瓦里克大节（街）69号定娄（顶楼）里因该（你应该）不难从里（离）无定（屋顶）很近的定娄（顶楼）上的严从（烟囱）下来因此我相（想）写心（信）告诉你和吉米相（想）要你来十（时）给我们带什么。我许（需）要一些心些（新鞋）子和一个毛（帽）子我最心（新）的羊（洋）娃娃都坏了如果你能相（想）些办法带的话我还要一些糖果因为巴巴（爸爸）没有公（工）作，我们很少吃得到。就给吉米一双手套还有他的些（鞋）子和我的一样也已经有些坏了，还要一个棒球板他也相（想）要些糖果。如果去年圣旦（诞）节你

不知到（道）去那（哪）儿送给我们的礼物还在的话我们不在以（意）收到两份但是你不必介以（意）放坐（错）了地方我们很好很好没事的就相（像）我说过的那样。我11岁吉米9岁如果我们希望你圣旦（诞）节快乐和你来看到我们的快乐一样。

“您诚挚的朋由（友）玛丽·马里金”

“又：别王（忘）记”地此（址）纽约瓦里克大节（街）469号定娄（顶楼）。从中间娄（楼）后严从（烟囱）进。

“抱歉，赫瑟林顿先生，”警员清了清嗓子，高高端着架子，“这城里到处都是玛丽和杰米·马里金，我想这个证据足够了，我可以把你的姓名划掉，写上詹姆斯·马丽金。”

“谢谢，警官，”赫瑟林顿感激道。“这个证据也足够了，让我知道这座城市需要一位圣诞老人、需要欢声笑语。我以前从来都没这么想过。现在几点？”

“7点30，”警员答道。

“好！”赫瑟林顿说。“商店10点才关门——我想还有时间。晚安。——明天一大早就过来找你。来，司机，我还需要你再帮写忙。”

“晚安，赫瑟林顿先生，”警员说道。“你要去哪里？我需要你时好找你。”

“我？”赫瑟林顿咧嘴笑道，“嗨，我住在第5大道561号，不过现在我要赶紧去买些圣诞礼物。”

赫瑟林顿重新穿上自己的帽子和外套，夹着圣诞老人的衣服，走了，司机跟在后面。

“这些纽约的公子哥们真是奇怪得很！”警官看不到赫瑟林顿了，说道。

4

9点半，城外人烟稀少，司机驾着他那辆红色出租车，轻松地飞驰在百老汇大道；9点45分，这辆喷着气的车子在瓦里克大街469号简陋的墙边停下，那是一座砖砌的廉租公寓，司机对自己的水平相当自豪。

“速度还行，先生，”他一脸灿烂的笑容。“除了消防车，我想没有比这更开得更快的了。”

“没错，老兄，”赫瑟林顿下车时应道。“能帮我把这些袋子和那儿的篮子拿上楼去吗，这样咱们就可以把这事好好结了。”

这两人使劲地往楼上爬，赫瑟林顿这一通爬，边爬边喘大气；最后他们到了顶楼，赫瑟林顿穿上了自己之前瞧不起的圣诞老人的装束。敲门。很快就有人回应了。一位脸色苍白的女人打开了门。

“吉姆！”女人喊道。“是你吗？”

“不，女士，”赫瑟林顿答道。“我是吉姆的一个朋友。是这样的，马里金夫人，吉姆他——”

“吉姆没出什么事儿吧？”马里金夫人打断赫瑟林顿，问道。

“没事，夫人，压根儿就没事，”赫瑟林顿答道。“今天的担子有点重——仅此而已——他晕倒了。他没什么大碍，舒舒服服地躺在——嗯，我们送他去的医院里——，不过别担心——他休息一两天就好了，我来是看看你和孩子们。”

司机把篮子放进了屋子里。

“里面有一只小火鸡，还有一些——呃，一些配菜，马里金夫人，”赫瑟林顿说。“反正就着火鸡吃的都在这儿了，呃，——孩子们都睡了吗？”

“可怜的小鬼们，他们已经睡了，”夫人说。

“好吧，你就替我跟她们说一声，”赫瑟林顿说，“圣诞老人收到了小玛丽的信，好吗？还有——呃，——如果他们不介意这么晚叫她们起来，我想见见他们。”

夫人焦急地盯着赫瑟林顿的眼睛，看了一阵子，然后摇摇晃晃，坐了下来。

“你确定吉姆没事吗，先生？”夫人问道。

“肯定没事，马里金夫人，”赫瑟林顿回到说。“我没骗你。他就是有点受不了严寒饥饿，不过没事，我保证他48小时之内就能回来。”

“我去叫孩子们吧，”马里金夫人说道。

很快，两个天真的小家伙怯生生地站在陌生的客人面前，惊诧不已，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圣诞老人，他们一点儿都不怀疑。

“你好吗，马里金小姐？”赫瑟林顿，文雅地弯下腰对小女孩说。“我今天下午收到了你的信，非常高兴能再次收到你的信，不过我一整天都太忙了，没回你信，我想看看你，告诉你，鞋子、帽子、新的洋娃娃，还有吉米的东西都没问题。其实我都给你带来了。雷金纳德，”赫瑟林顿扭头向站在门口咧嘴笑的司机说道，“把那包鞋子打开好吗？我去拿吉米的新手套和棒球板。”

“好的，”司机答道，赫瑟林顿说什么，司机就做什么，十分友好，令人愉快。

“雷金纳德是我的助手，”圣诞老人说。“这些天还真少不了雷金纳德——真是忙死了。——每年都有小孩子出生，对吧。吉米，给——你的球板。祝你赢得许多全垒打。还有球——带着拍子拿球一起好好练吧。也许有一天你会长得高大无比，赢得奖旗。顺便提一句，吉米，小老弟，包里还有一盒锡制的士兵，一袋弹子，好多漂亮的上衣、一件皮外套；来，试试帽子，看看自己像不像个小棕仙？”

孩子们的眼睛里露出喜悦的光芒，吉米欢呼起来，就连老学究都会羡慕这种快活。

“亲爱的玛丽，你在信里没提，”圣诞老人转身面向小女孩，继续说道，“但我想你可能会为你这个崭新的洋娃娃做几顿饭，所以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小炉子，几个锅碗瓢盆什么的，外加一套陶瓷茶具。这样的话，你应该就可以让洋娃娃做家务了；还有，我给你带了件小红帽穿的小披风，上学的时候穿。看看如何？漂亮不？啊，只不过是深蓝色，不是红色的。看着就暖和。”



图一:小女孩站在那儿，目瞪口呆..。

赫瑟林顿把一件钉着漂亮黄铜纽扣的带暖和帽子的小披风披在了小女孩的肩上，小女孩站在那儿，目瞪口呆，高兴得都说不出谢谢了。

“先生，别忘了，还有这个，”司机说道，把一个系着蓝色丝带的袋子递给

了赫瑟林顿。

“最后，”赫瑟林顿谢过雷金纳德的提醒后，说，“还要给这里的每一位一人一盒糖果。一盒给玛丽，一盒给吉米，一盒给妈妈，还有一盒等爸爸回家后给他。”

“哦，谢谢，谢谢，谢谢！”小女孩欢呼道，扑进了赫瑟林顿的怀里。“我知道你会来的——我说的没错，没错，没错！”

“那你相信有圣诞老人，对吧，宝贝？”小女孩温暖的脸蛋贴在赫瑟林顿的脸上时，赫瑟林顿说道。

“我相信——一直都相信，”小女孩说，“但吉米不相信。”

“我也相信！”吉米一边辩解道，一边蹲在地板上，瞄准屋里一地的玻璃弹子，弹出一颗玛瑙纹弹子。“我昨、昨天就对着皮提·哈洛伦的眼睛给了一拳，因为他们说他们就是不相信有圣诞老人。”

“做得好，孩子，”赫瑟林顿说道。“说没有圣诞老人的那个人或者那个男孩是——是——算了，无所谓了。”

赫瑟林顿向他的小朋友们道了晚安，司机紧跟其后，孩子们还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知道，接下来成日的疲倦和烦闷里，没有哪一天的黎明会比这个黎明更快乐。

5

赫瑟林顿付了钱，还给了一笔可观的小费。“晚安，先生，”司机说，“我以前不相信有圣诞老人，先生，不过我现在相信了。”

“我也是。”赫瑟林顿说道，同时向司机道了晚安，踏着轻松的步伐向家走去。

1. 谢尔曼（Sherman）：（1820-1891）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将领，曾参加布尔溪、维克斯堡等战役，率军横越佐治亚州，攻克亚特兰大（1864），晋升中将（1866），任陆军总司令（1869）。（译注）

2. 找出那个女人：原文为法语，用作解决纠纷、弄清疑点等

的劝告语，因女人常被认为是产生问题的原由，源出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

3. 因为这封信是小女孩写的，所以有很多错别字，而且标点也不太准确。圆括号中是正确的字，标点符号仍以原文为准。（译注）

三、圣诞蛋糕

取一些纯洁的善心，

再多多添点同情；

在火炉上煮得正好

直冒快乐的泡泡。

来一点欢呼作调料，

爱与温柔一起搅；

放在外面冷却一遭

那才是至善至好。

笑哈哈的藤上抓几颗

葡萄制成干往里倒，

美味果实满载而归

尽情欢畅乐逍遥

面糊来自精灵的奶酪

善良的他们兴致高

你一定能甜美地梦到

一个圣诞大蛋糕！

四、这孩子拥有一切，可是……

1

我早知道要出这事儿。一切征兆我都看在眼里。我变得坐立不安，担心有什么东西正在逼近，势不可挡。屋子里充满各种奇怪的声音。屋里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或嘎吱作响、或沙沙作响、或呜呜咽咽。鬼怪要来了。这很明显，我对不祥之物的判断经验丰富，是个行家里手，不过我真希望那不是鬼怪。有一阵子，我张开双臂欢迎这样的到访者，那是因为关于鬼魂的文学作品很有市场，我能把各种各样的鬼怪写进故事里，三五千字，一个字五分钱。不过现在年纪大了，疑心也重了，一点都不想受罪，费劲编这种故事。人们也厌倦了听鬼怪的故事，希望故事中有飞车，充斥着汽油的味道，有一段无关痛痒的爱情，让人心头一颤，有与邪恶势力的抗争，给人雷霆万钧般的心灵碰撞，有高度的社会意义和商业价值。我职业压力这么大，若是浪费时间拿魑魅魍魉来开玩笑，真是没什么实用价值。，尤其是在这个时候——现在是圣诞节，凌晨2点28分钟——我忙于准备自己的《六月颂》，还要花心思构思一个仲夏浪漫故事的细节，为了能及时赶在一月初就出版发行。

时间紧，任务重，还出现了这些可恶的不祥之物到访的征兆。一开始我还奋力抵挡，但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这些不祥之物强行闯了进来，我无法集中精力处理手头的工作，于是决心做个了断。

“唉，好吧，”我不耐烦地又在打字机上敲出几个字符，一边说道，“你既然非得来，那就来吧，我们来个了结吧。”

我对着邻近公寓的黑暗深处吼了出来。就是在那黑暗深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种阴森森的东西，它困扰着我。

“我今晚可忙着呢。”我继续敲着字，没听到什么回应，“我明确警告你，尽管我现在能通灵，但我有太多事情要做，要待很长时间。你要是缠在这里不走，那么就在这儿游荡吧！”

那东西应了我的要求，第一次在我眼前现了形。刚开始是极轻盈的绿色薄雾，不一会儿缓缓地从另一间房子的黑暗中穿过隔帘，盘旋飘进我的书斋。一进来便加速旋转，像雾蒙蒙的漩涡一样，就在我书桌前，如同转动的风车嗡嗡直响，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非常漂亮——真的非常漂亮，”我略带讽刺地说道，装作毫不在意，“不过我不喜欢烟花。我猜你是……”我漫不经心地说，“我猜你是那种所谓的烟花鬼儿，是吧？”

不知是我打趣起了作用，还是它转得难受，在我说话的当儿，旋转的烟雾中传来一声低低的呻吟，接着从无形无影变成了朦胧的天使——倒是极时髦的天使。不像上界仙女通常那样，身着宽大的长袍，而是穿着窄底裙，也不是悬在头顶，昭示无上的光荣，而是用作束发带，箍在头发上。她金色的头发梳成绕指粗的发卷，拿金制的饰品从脑后扎了起来，从头皮延伸出去了两三英尺，大得像个巨型发髻。看到这位女士夸张的扮相，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我真害怕她到访可能引起的后果。我们这个时代虽然爱吹毛求疵，却还在忍耐限度之内，让人看见我跟她这么个漂白过度的女鬼在一起倒也无所谓。

“女士，恐怕，”我说，她向我走来，我往后退，靠着墙壁——“恐怕你真的走错了房间。史莱特贝里先生才是剧院经理，他住在隔壁。”

她没在意我的话，不由分说拉我近身，她的嗓音可不敢恭维，跟得了支气管炎的双簧管似的。

“除非一年都是礼拜日，我才这样做！”我驳斥到。“我是一个正派人，一个按时去教堂做礼拜从不间断的人，一些慈善机构的受托人，一所主日学校的老师。我无意冒犯，但说真的，女士，尽管我颇有名气，但要是众人看到我和你在一起，我的一世清白可就毁了。”

“我是一个精灵，”她开口道。

“就算是吧，”我插话道，我看得出她没说谎，她轻盈飘渺，确实让人察觉得到另一间房里清澈的钢琴声穿过她的影子。“可是抱歉得很，我在上帝面前起过誓不信精灵的。

“不过，”她回答道，眼中发光，断然地伸出手，“你必须过来。这是你的宿命。”

我不太清楚我接下来说了些什么，但还记得说过类似“我去了就回不来了！”，于是她威胁我。

“反抗是没用的，”她说。“如果你不愿意乖乖过来，我就对你催眠，逼你跟我走。我们需要你。”

“可是，尊敬的女士，”我恳求道，“请为我考虑考虑。我从来都没做过对不起你们精灵的事。我总是尽心尽力地招待每一位从精灵之国来的客人，我

认为鉴于我的好名声，你不该这么做。你去那边的镜子照照看，然后想想强迫一个体面正派、遵纪守法、爱待在家里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嗯，和像你这样一脑袋头发的精灵在一起，合适的话，再说吧。”

我的客人开怀大笑。

“哦，如果是因为这个，”她极和蔼地说，“那我们立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你的妻子有一件带帽的雨衣，对吧？我想我飘进来时看到了帽架上挂了类似的东西。如果这样做能让你放心，我就穿上那雨衣。”

“这样当然会让我安心些，”我说；“不过看看这儿——难道你不能再花些功夫找其他护花使者陪你去你想去的好地方？”

她狠狠地盯着我看了一会，眼睛都没眨一下。

“你说，你是不是写过这诗：

世界是一个可爱的绿球，爱是统治它的根由，生活是我获赐的机会，以行怜悯之事，赠同情之礼。

难道这不是你写的吗？”精灵问道。

“是我写的，女士，”我回答，“字字情真意切，但那又怎样呢？难道这样我就应该和一个你这样另类的女鬼走在路上丢人现眼吗？”

“够了，你就别反对了，”她坚决地回驳。“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有一件事你得马上去办唯一的问题是，你是要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自己过来呢，还是要我采取非常手段？”

这话说得十分坚决，我意识到再怎么拒绝都没用了，于是只得屈服。

“好吧，”我说，“上路吧。我跟着。”

“好极了！”她大叫道，满脸都是浅蓝泛绿的愉快笑容。“拿上雨衣，我们走。没时间磨蹭了，”她多说了一句，这时广场上的塔钟噹噹响起，三点整。

“不过到底是什么事？”我帮精灵穿上雨衣，看着帽子完全盖住了她可怕的发型，问道。“又一个老吝啬鬼斯克鲁奇的事？注”

“差不多是吧，”她回答道，勾住我的胳膊，领着我走进了夜色。

我们穿过第五大道，向城外住宅区走去，那步伐让我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充满活力的脚步。我的脚步变得异常轻盈，我们只花了三分钟就走过了十个街区。

“看来咱们不是往贫民窟去，”我气喘吁吁地说。

“的确，我们没往那里去，”她答道。“这个时候我们没必要多此一举。这件事跟贫民窟无关。贫民窟的事严重得多。”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流到了雨衣上。

“现代赈济救灾的作风有这么一个特点，”她继续说，“你看，我们通常救济贫困线以下的人们，完全忽视了贫困线以上的人们通常更为深切的需要。贫民窟里已经有上千人在帮忙，做着力所能及的事，而且也做得非常好，让那些穷人脱离了悲惨的境地，但从来就没有人想过第五大道北正在挨饿的上百人的痛苦。”

“打住，女士，”我突然在公共图书馆前的路灯下停了下来，说，“我现在就想告诉你，如果你认为在凌晨这个时刻把我带到一家绝望的富贵人家家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亏你还曾梳着后髻，显露菩萨扮相。唉，老天啊，我敬爱的女士，您想想看，如果房子的主人醒来，问我这个时候正在干嘛，我该怎么说啊？”

“你去过贫民窟那边，是吗？”她冷冷地问道。

“经常去，”我说。“不过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她问道，这么简单一问就给我难倒了。“对你来说，没打招呼进入一个住在第五大道的百万富翁家里，要比未经邀请进入一个住在东区血汗工厂里工人的肮脏小公寓还要糟吗?”

“噢，那不一样，”我声辩。“我去那儿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帮助住在平民窟里的人们摆脱悲惨的遭遇。”

“当然，”她说。“我相信你，不过你忽略那些住在大理石宫殿里受苦的人，说得过去吗？”

她说着的当儿，再次勾住我的手臂，不一会儿我们就爬上了一座宫殿般宅邸前门的阶梯。大理石的宅子尽管壮丽，但在清晨那个点，门前却显得阴

暗、令人生畏。我看到沉重的铁花格锻铁大门紧紧闩住，高兴极了。

“白来一趟，你看。我们被关在外面了，”我斗胆说道。

“是吗？”她嗤笑道，冰冷的手抓住我，简直是拖着我穿过宅子的大理石前门。“门栅栏和门闩与我们有何干？”

“我不知道，”我懊悔地说，“但是我想如果我不走，我真的会遇到麻烦。”

我能看到有人走了过来，正对着我过来。

“你跟着我就好了，”她接着说，我们飘到了二楼，没怎么看画在墙上的艺术珍宝，最后穿进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厅，我以前从未见过那么精美雅致的客厅。

“啊！”我喊了出来，站在那儿，对眼前的奢华大为吃惊。“整个纽约都找不出这么好的宝贝。这是哪儿，是音乐室吗？”

“是幼儿室，”我的同伴说。“你四处看看，亲眼看看。”

我听命行事。这一看，看到了好大一堆玩具！真的就像世界各地的玩具市场进贡来的。就算把纽伦堡各个知名的玩具市场所有的玩具统统全都运过来，也没有有我眼前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玩具。从最不起眼的锡制士兵，到让年青人高兴的最机巧灵活的机械玩具，凡是能想到的都能找到。

那些锡制士兵是我曾经迷恋的玩具，一时间我坐在了地板上，把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起来。我同伴的脸上堆满了宽容的微笑。

“你玩吧，”她说，我把一截铅笔放进一个小小的弹簧炮里，仔细瞄准，一炮打翻了半个团的士兵。

“这些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锡制士兵！”我兴奋地叫道。

“不过它们不是锡做的，”她说。“纯银做的，每个都是——除了军官不是——他们是白金做的。”

“你看，那个微型电动铁路！”我叫道，朝大厅的另一角看去。“站台、扳道岔、危险信号灯、各式各样的车、甚至还有普尔曼式卧车模型，卧车里有真正的小卧铺，可以上上下下——哪个小孩这么幸运，有这么多这么棒的东西？”

“嘘！”她把手指放到嘴唇上，低声道。“他来了——你继续玩，假装没看见

他，除非他对你说话。”

她正说着，房间另一端的门轻轻地转开了，一个小男孩踮着脚轻轻地走了进来。他是个一头金发的小家伙，我的眼睛落在他双眼的那一刻，就喜欢上了那一对柔和、安谧的眼睛。我不禁偷偷抬头，想看看他发现自己拥有这些令人惊叹的东西时惊喜的表情，可是呢，哎哟，让我诧异的是，他丝毫不为之所动，双眼直瞪瞪地扫视那一堆孩子们视为珍宝的东西。然后，猛然间，他看到我正蹲在地上，再次将那一队银制战士扶起来。

“你好吗？”他温柔地说，但他悲伤微弱的声音中透着一丝厌倦。

“早上好，祝你圣诞快乐，先生，”我回答道。

“你在干嘛？”他走近了些，似乎十分好奇地观察着我，问我道。

“我在和你的士兵玩，”我说。“你不介意吧？”

“哦，不介意，”他答道；“不过你刚才说什么？玩是什么？”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什么？”我说。

“你说你在玩，先生，”他说，“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嗯，”我说，使劲地挠着头，为这个令人抓狂的问题找个答案，我就算想一辈子也答不出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顶多也就只能说明一二。“玩就是——嗯，就是玩，小伙子。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玩吗？”



图二：“你在干嘛？”他走近了些，似乎十分好奇地观察着我，问我道。

“哦，明白，”他说。“你是说弹钢琴[注]吗？——有人已经在教我弹钢琴了，先生。”

“嗯，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我说。“这种是很有趣的——很多小男孩都和他们的玩具玩。”

“你是说——把它们摔破？”他说。

“不，不是，”我说。“能玩出很多乐趣呢！”

“我觉得我应该会喜欢玩的，”他说，紧紧地盯着那些士兵。“像我这样的小孩能学会那么玩吗？”

“哦，当然能，小家伙，”我说，伸出手牵他。“坐下来，就在坐在我旁边，我玩给你看。”

“噢，不行，”他说，往后退了退；“我——我不能坐在地上。我会感冒的。”

“那么，谁跟你说你坐在地上会感冒的？”我问道，自己觉得有些不耐烦。

“我的女老师和保姆，先生，”他答道。“你看，有一阵阵的风——”

“好吧，这次不会有风的，”我说。“你就坐下来，我们玩一场弹子游戏——你和你爸玩过弹子游戏吗?”

“没有，先生，”他回答说。“他总是很忙，我的保姆都不知道该怎么玩。”

“那你妈妈时不时会来这儿和你一起玩游戏，是吧？”我问道。

“妈妈也很忙，”小孩说。“而且，她不会喜欢得坐在地上玩的游戏——”

我霍地立起身来，双手举起他整个人，让他蹲在壁炉上，就算有一些风，也会和夏日的微风一样，对身体无碍，我在屋子的另一边和他一样蹲着，尽我所能地教他玩弹子游戏的诀窍，还要顾及他玩的弹子都是真正的玛瑙这一点。

“你没有瓷石弹子吧，是吗？”我问道。

“是的，先生，”他答道。“我们只有瓷盘子——”

“没关系，”我打断他的话。“我们用这些也能玩得很好。”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尽管我们的装备很高档，那个小男孩和我都沉浸在真正平民玩弹子游戏的快乐之中，看到小男孩僵硬的小手指很快就变得灵活，手眼协调并用，玩出了大师级别，真让人高兴。他变成了一个老手，

用不了多久，就能把我完全打败，每次一击成功后，都高兴得扯起小嗓门欢呼，之后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些士兵。

我告诉他，在我认为最拿手的游戏中，他已经彻底打败了我，他十分开心，对我说道："我还想玩，我刚进来时你和那些士兵在玩什么？"

"好吧，"我说，欣然同意了他。"首先，我们先来一场阅兵式。"

我先把一个大唱机放在房间远处的一角，播了一曲斗志昂扬的进行曲。在小男孩的协助下，十分钟之内，我就让所有的军队出列，实际上是让军队跟着苏泽(注)的军乐列队出发。

我们把全部军队调整至我们满意为止，然后问："怎么样？"

"很好!"小男孩叫道，高兴得拍着双手，跳来跳去。"我玩具柜里还存着很多这样的士兵，"他接着说，"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你能把他们弄成这样。"

"那你认为他们应该怎样？"我问道。

"嗯——就是——保存着，"他吞吞吐吐地说。

"稍等一会儿，"我说，把两个大炮推到距离行进军队一码远的地方。"我让你看看还能怎么玩。"

我把干豌豆填进那两个大炮，一直填到炮口，让他看看如何射击。

"现在，"我说，"开火！"

他啪地松开弹簧，干豌豆就像炮弹一样飞了出去，跟战场上的一样致命。一时间军队的白金司令，大约37名纯银士兵，直挺挺地倒下了。只需要在地毯上滴一点红墨水就可以仿造出尸横遍地的微缩场景，但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些东西倒下时，小男孩脸上既喜悦又悔恨的表情。

"你不喜欢吗，孩子？"我问道。

"不好说，"他说，焦虑地看了一眼平躺着的士兵。"他们没死吧？"

"当然没有，"我把那些士兵扶起来，手动让他们复活。"要想让这样的士兵死，唯一的办法就是踩它们。再试着打一炮吧。"

他这才放心，听我的话，将那一队行军队伍打倒，这次他高兴地大叫起来。就这样，那个小男孩和我一起渡过了短暂的两个小时。我们把他那些

玩具都玩了一遍，尽自己所能，挨个地教他有趣的玩法。后来他似乎有些累了，爬上壁炉前的一个大扶手椅，把疲惫的小身子投入我的怀抱，头发乱糟糟的小脑袋依偎在我的胸口。他父母出手大方，给他买了很多漂亮的书，我抽出一本读给他听。我看到他注意力有些不集中了，就没有再读下去。

“也许你想让我讲故事而不是念故事，”我说。

“什么叫讲故事？”他问道，蓝色的眼睛严肃地盯着我。

“哦，天啊，小家伙！”我说，“难道没有人跟进讲过故事？”

“是的，没人跟我讲过，”他答道，有点困了。“每天下午我的老师给我念，但从来就没有人给我讲过故事。”

“那好吧，你听着，”我说着，亲切地抱了抱他。“从前有个小男孩，”我开讲了，“他住在一间漂亮的房子里，房子离公园不远，他的爹哋——”

“爹哋是什么？”小男孩抬头望着我，问道。

“啊，爹哋就是小男孩的爸爸，”我解释说。“你有一个爹哋了——“

“哦，是啊，”，他说。“要是爹哋是爸爸的话，我就有。我昨天看到他了，”他接着说道。

“喔，是吗？”我说。“那他对你说了什么？”

“他说他见到我很高兴，希望我做个好孩子，”小男孩说。“我说我也想做个好孩子，他听了很高兴，把这儿的所有东西都给了我——他和我妈妈给的。”

“他们真是太好了，”我嘶哑地说。

“他们两个今天或明天某个时候会来，看我喜不喜欢这些东西。”小男孩说。

“那你准备怎么说呢？”我问道，喉咙完全莫名其妙地哽咽了，几乎说不出这些话来。

“我打算告诉他们，”小男孩说着，眼睛已经闭上，入睡了，“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些东西。”

“那你最喜欢哪一样？”我说。

他在我怀中贴着我更紧了，稍微抬起小脑袋，在我下巴尖上亲了一口，进入梦乡，喃喃轻语，

“你！”

3

“晚安，”造访我的精灵向我告别，再次在我桌子旁弯下身子，我都不知道怎么又被送了回来，一定是我和怀里的小男孩都睡着了。“今晚你做了件大好事。”

“是吗？”我揉着眼说，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还在梦中。“不过请告诉我——无论如何都要告诉我那个小男孩是谁？”

“他嘛？”精灵笑道。“嗯，这孩子拥有一切，可是……”

之后精灵就消失了。

“拥有一切但缺什么呢？”我喊到，猛地站起，望向黑暗。精灵消失了。

但是没有回应，只剩下我一人，独自思索着答案。

1. 斯克鲁奇：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中的人物，是一个受人憎恨的老吝啬鬼。

2. 英文中“弹钢琴”与“玩”是同一个单词，所以小孩把“玩”理解为“弹钢琴”。

3. 苏泽：（1854-1932）美国军乐队指挥、作曲家，被誉为“进行曲之王”。曾任美国海军军乐队指挥，改良大号为苏萨号，作有136首军队进行曲，包括《永远忠诚》(海军官方进行曲)、《华盛顿邮报》、《自由之钟》和《星条旗永不落》，编有《世界各国人民爱国和典型曲调》。

五、节日愿望

圣诞老人来我家

带着玩具一大兜

顺着烟囱往下滑

欢声笑语遍满地

礼物分享乐趣多

他肯定会这么做

独乐不如众乐乐

我的经验不会错

从来不爱自己玩

孤单一人多无趣

分享玩具并不难

越是自私越没劲

快乐开心这东西

随着时间也流逝

有人分享便幸运

愉悦成倍增加起

六、圣诞老人和小比利

1

他只是个小人儿。头一回来到无边无际的人海里，被推来挤去，不知道怎么“好好呆着别动”。就像失事船只的那丁点残骸，只得随波逐流。

他妈妈把他留在那家大玩具店，告诉他“妈妈回来之前，你就好好呆着别动”，然后就去办别的什么事儿了。妈妈肯定觉得，孩子身边围了这么多新鲜有趣的玩意儿，吸引着他，他看都看不过来，肯定就不会乱走。不过，哎呀，这位好妈妈可不知道，这些稀罕物儿究竟能有多大魔力，能让宝宝眼花缭乱，寸步不移。小比利可不会就这么点好奇心，哪里会像他妈妈想的那样，这点琳琅满目的东西就哄得住了呢。

就在店铺另一头，一台留声机吱吱呀呀，奏着悠扬的旋律，播放着有趣的笑话。小比利显然忘了妈妈的叮嘱，任由两条小腿啪嗒啪嗒奔去，让他看个究竟。等他看够了，才发现自己被困在圣诞节疯狂购物的人流中，让人流带走了好远，最后被丢在了街头——虽然不再受到人的推挤，可周围也没什么人了。

开始比利还觉得挺好玩。渐渐地，下午的时光悄悄溜走，连太阳都好像急着迎接圣诞节的黎明，早早地沉下地平线睡觉去了。街道一条条黑下去，电灯一盏盏亮起来，跟星星似的，快活地跳将出来，要庆祝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光。小比利觉得累了，想妈妈了，想找回那家玩具店，他向妈妈保证过自己会乖乖在那儿呆着，等妈妈回来。可是，他在街上走过去又走回来，小腿都酸得走不动了，但还是找不见那家店，也找不到他亲爱的妈妈。

小人儿一次又一次地在那条拥挤的街道上走过来走过去，泪珠子在眼眶里打转。突然，他破涕为笑——他竟然看到圣诞老人在人行道上慢慢走着！虽然他胸前背后挂着两块奇怪的板子，板子上写着红色的大字，不过他笑得跟圣诞老人一样和蔼，长了一脸和圣诞老人一样的灰白胡须，一样穿着带毛皮边的红色斗篷、一样戴着可爱的旧帽子，跟小比利看过的、图片上那个孩子们最爱的圣诞老人一模一样。



图三：奇怪的是，圣诞老人的手又冷又红，粗糙还扎手。

小比利高兴地笑出声来。他跑到圣诞老人跟前，伸手去拉他。奇怪的是，圣诞老人的手又冷又红，粗糙还扎手。不过小比利顾不上这些了：刚才那么可怕、世界一片黑暗，现在有了他，什么都好了起来。他开心得顾不上注意圣诞老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只要是圣诞老人，就肯定能一眼认出我是谁，不管我家在哪都能把我带回家见妈妈——不过小比利从来都没问过自己家在哪。他知道他家是很大一座灰砖房，门前有高高的铁栏杆，在一条很长的街上，离公园不远。

“你——好啊，圣诞老人！”小比利说着，圣诞老人的手不知不觉间握紧了他的小手。

“啊——你好啊，小盆友。”“圣诞老人”仔细端详着这位张小脸蛋，深陷的双眼中流露出惊讶的神情。“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嗯……我就是出来了。”小比利壮着胆子说了出来。“我妈妈刚才离开我，去办些事，然后我好像就迷路了。”

“是啊是啊，”老人笑笑，“小不点儿自己跑着玩儿很容易迷路嘛。像圣诞节之类的时候更容易这样了，你看这儿还这么多人。”

“没关系，”小比利满怀希望。“我不是让你给找着了？”

“啊哈，是啊——小不点儿你可让我给找着喽！”圣诞老人随声附和道。

“那你马上就能带我回家了，是不？”小不点儿问道。

“那肯定的！”他低头看着这个满脸疲倦的小机灵，冲他笑笑，安慰他说，“先告诉我你家地址吧！”

“我家……？”小比利问道。

“地、址，”圣诞老人又说，“你住哪儿啊？”

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装得挺像！”小机灵咯咯笑着，大声叫道。

“哟，这可就被你发现了！”圣诞老人也笑了。“还真骗不了你咧。当你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我就看着你长大，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家住哪，是不是很可笑？”

“真太搞笑了！”小比利说。“嗯……不过，圣诞老人，你觉得我乖吗？”他的语气里多了一丝焦虑。

“很乖，非常乖，”老人一边说，一边沿着路边往回走了几步，让小比利觉得挺奇怪。“白色记号比黑色记号多一些——嗯，多很多！要多一百五十

倍，小乖。这么一来，你呢就必然排在‘好男孩’里面啦。但是，要不要我提醒你，去年夏天有那么一两次你可——”

“嗯，我知道，”小比利低声答道。“有点儿捣蛋。不过我不是故意的。”

“嗯哼，我也这么给记账员说的。所以呢，你有个灰色记号，黑白各一半儿。你看，这样就两个都不算了对不？”

“谢谢你，先生。”小比利如释重负。

“不用谢，乖孩子。”圣诞老人说着，又轻轻捏了一下小调皮的小手。

“你知道我叫小比利啊，为什么还叫我‘乖孩子’啊？”

“因为我叫所有的乖孩子都叫乖孩子嘛。你知道的，我把小孩分成两类：表现好的，和调皮捣蛋的。表现好的我就叫‘乖孩子’，淘气捣蛋的就叫‘坏孩子’，所以叫你乖孩子。”

小比利这会儿才注意到圣诞老人身上挂着的方板子。

“圣诞老人，你为什么挂着板子？”

比利没注意到，老人的脸色一下黯淡下去，虽然他的语气还是像之前那么轻松。

“啊，小朋友，这可是我的新装备，叫前胸后背暖宝，”圣诞老人答道。“圣诞节有时候会刮大风，有了它我就不怕从烟囱里下来送礼物的时候还打喷嚏什么的。这是绝对不行的！你看，前面的板子挡着往胸口吹的风，后面的板子让我的背不得风湿。这两块板子可是我对付天气的法宝。”

“我一定得跟爸爸说说。”小比利显然让这两块板子简约不简单的功能给震住了。“我家骑车（汽车）前面有块玻璃板，说是帮亨利挡风的。他是我家的师机（司机）。可爸爸经常穿着皮大衣还冷，他老说风能吹透。他要知道这些板子能这么用一定很高兴。”

“那我可想不到，”圣诞老人笑了，“板子虽然跟我这一身不搭，不过真的挺有用。你可以把零用钱攒起来，给你爸爸买俩，当作明年的圣诞礼物。”

笑着笑着，圣诞老人的声音里有一丝哽咽。比利太小，注意不到。

“板子上还有字呢。”小男孩仔细地把他同伴胸前的木板上的字母看了个遍。“怎么读呢？你知道我还不认字呢。”

“那你觉得你该认字啦？你还没到——”

“我上个月就五岁啦。”小比利自豪地说。五岁多了不起！

“哦！都这么大了？长得可真快！”圣诞老人惊奇道。“我总觉得昨天你还是个脸颊粉红粉红的小宝宝，结果今天一下子就能一个人出门了！比我的小家伙厉害。”

圣诞老人微微颤抖了一下。比利惊讶地发现他眼中闪着泪光。

“咦，你有个小男孩？”小比利问道。

“是啊，小比利。差不多比你大一岁，脸白白的小家伙。好孩子，他也是个好孩子，跟你一样。咱们不说这个了吧，不然我眼睛里又要进沙子了。”

“你还没说板子上的字怎么念呢。”小比利说道。

“上面是‘祝大家圣诞快乐！’。印在这里，谁都能看见，以防我啥时候忘了给你们说‘圣诞快乐’。看看这块牌子就知道啦。”

“你人特别好，对吧？”小比利说着，用小手亲热地捏了捏他老朋友的大手。“你对每个人都这么好，肯定自己也很开心！”

2

圣诞老人不再说话，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小比利只管相信这是内心很满足的表示。他俩继续走着，都没说话。小比利是累得不想说了，而圣诞老人呢，好像在想别的什么事。最后，小比利忍不住开口了。

“圣诞老人，我想回家了。我累了。我怕妈妈在担心我到哪里去了。”

“也是啊，小不点。”圣诞老人突然停下，不绕着街区走了。“你妈妈肯定在担心你。你爸爸也会啊。要是我的小男孩跑丢了，没在晚饭时间回到家，我这个做爸爸的也会着急的。我可不信你知道你住哪。那，打个赌吧！来啊——你肯定不知道你住哪！”

“什么啊，我当然知道啊。我们家住在一座大灰砖房里，门口有铁栅栏，就离公园不远。”

“不是吧，这算什么知道啊！”圣诞老人大笑着说，心里很紧张。“谁都会

说，‘我住在一座灰砖房里，有围栏围着，离公园不远。’要说街道名和门牌号你肯定就不知道了，我拿十四只木头长颈鹿赌你的拇指猴！”

“那个我真的不知道。”比利很诚实。“我知道我家骑车（汽车）的号码，是‘N.Y.’。”

“好吧好吧！”圣诞老人笑了。“你要真是丢了，知道车牌号什么的就特别有用了。不过现在既然没走丢，不知道也没关系哈哈。但你要是不知道你的名字就奇怪了。”

“我知道我叫什么呀！”小比利突然嚷嚷起来。“就叫‘比利’。他们现在就这么叫我的。”

圣诞老人仔细想了一会儿，看着孩子，目光焦灼不安。

“那你肯定不知道你爸爸的名字。”

“谁说我不知道！”比利有点生气。“他叫‘哈里森先生’。”

圣诞老人乐了。“哈哈，你这小家伙还挺聪明，第一次就说中了是不？我真觉得你不知道。但这个你就肯定说不中啦：你爸爸在哪里开糕饼店啊，你不是老吃他做的漂亮的蛋糕和曲奇吗。”

比利也乐了。

“圣诞老人你可骗不了我。我爸不开蛋糕店，你也知道。你就别糊弄我啦。他是开银行的嘛。”

“就是喽！是不是个锡筒，顶上有个小洞，来人了就把硬币扔进来呢？”

“才不是呢！爸爸的银行是石头的，上面开了好多好多窗户。有一天我跟妈妈一起去爸爸的办公室，我知道它长什么样。”

“嗯……好吧好吧。那，比利你妈妈怎么叫你爸爸呢？比方说，妈妈叫你‘比利’，也叫你爸爸‘比利’吗？”

“肯定不会啦。她叫他‘爸爸’。不过，偶尔爸爸要出门的时候，妈妈会说，‘汤姆你出门小心啦。’”

“太棒了，加十分！”圣诞老人说着，还往手指上哈着气。这会儿太阳完全沉下西方，天越来越冷。“托马斯·哈里森，银行家，”他喃喃地说，“要是有电话薄和地址簿，我估计就能带小比利找到家了。”

“圣诞老人，我们能走了吗？”小比利问道。他的小外套渐渐抵不住黑夜的寒风，睡神的瞌睡虫也播撒到了小比利这里。

“是的，先生！”圣诞老人迅速答道。“马上开路！就是我叫不来我的驯鹿——等它过来就晚啦——不然我们可以坐雪橇回家呢。我们现在就坐车吧。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车坐……先让我想想……嗯，你有十美分吗？”他一下有点不好意思。“你看，我把皮夹子跟玩具包落在雪橇里了……而且咧，我的钱都是玩具钱，付不了车费的。”

“我有二十五美分呢，”小比利骄傲地说。他在口袋里摸索了一番，掏出来那颗亮闪闪的硬币。“你想要就拿走吧。”

“谢谢你，”圣诞老人把小朋友的硬币收好，说“我们马上就回家。先让我往圣诞村打个电话，给他们说一声我在你这。”

他把小比利带进公共电话亭，就急切地在电话薄里翻找起来。他找到了。“托马斯·哈里森，7654广场”——于是本圣诞节最温暖动人的话语就从小小的电话亭传到电话另一头心急如焚的爸爸妈妈那里。

“……你的孩子在街上走丢了，他现在很安全，跟我在一起，我马上就会把他带回你们家……”

3

过了十五分钟，出现了奇怪的一幕：一个走到腿脚酸痛的圣诞老人，带着一个睡眼朦胧的小不点儿，从第五大道拐上一条不知名字的小路。小朋友极力邀请他这位大朋友进屋，跟他一起见妈妈，但这位大朋友怎么都不肯：

“不行的，比利。”老人哀求道。“我得赶紧回去。乖孩子，你知道的，我今天最忙了。再说，我从来都是从烟囱里进屋的。让我从前门进，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进。”

但这可不是圣诞老人说了算的。小比利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他家的男管家，女仆还有两三个警察都在门口等着。他俩这就到家了。

“啊哈！”警察一把抓住圣诞老人的胳膊，“可抓着你了！说，你带这男孩儿去哪了？”

“放开他！”小比利喊到。他自己都没想到在警察面前能这么勇敢。“他是我

的朋友！”

“比利说的对，长官。”比利的爸爸说。“放开他吧——我没举报他。”

“但你可得当心这些家伙，哈里森先生。”警察说道。“你知道，他们总会干这些勾当。”

“我才不是贩子！”圣诞老人愤怒地说，“我看见小家伙在街上游荡，然后一经查实他住哪，我就把他带回这里了。哪里有别的什么！”

“他一直都知道我住哪呢，”小比利笑起来，“他只不过装作不知道，就是想看看我知不知道。”

“你看看吧，先生，”警官说，“他等着鱼儿上钩也不见得是空等啊，就是等得脚冷了点——”

“长官，我觉得他也该暖暖脚了。”哈里森先生和善地说。“这个我们就能做到。进来吧，朋友。”他边说边朝圣诞老人感激地一笑。“还是进来坐坐吧。我妻子很想谢谢你把儿子带回来。这个下午过得心惊胆战的。”

“没事的，先生，”圣诞老人说。“这真的没什么。也不是我找见他的。其实更像是他找到了我。他一定是把我当真的圣诞老人了。”

比利的爸爸一再坚持，圣诞老人只好走进屋子。电灯下，比利终于能看清面前这个“圣诞老人”了：他衣服的皮毛边这会儿不再好看，也不是世上最棒的皮袄了；红色茄克外套里面，是一件单薄的灰色大衣，破得不成样子——比利很是惊讶。至于他是不是吃得饱、过得好——看来也不是！

“我、我祝你们圣诞快乐，”圣诞老人这会儿有点结巴，“不过我真的得走了，先生……”

“这怎么行！”哈里森先生说。“你至少得先暖和暖和身体，还得——”

“我不能再呆在这里了。再在这里我就没工作了。”

“嗯？你是做什么的？我会给你找个更好的。”

“不、不行！”圣诞老人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我、我也有个您这样的小比利在家等着我啊，先生。要是没有他，”他突然加了这么一句，“你说，我会做这个吗？”他指了指木板上的字，浑身颤抖。“若不是他，我、我早就跳河了——”他嘶哑着嗓子低声说道。这快乐和幸福的使者，给全世界多少人带去了欢乐，现在一下陷进椅子里，双手捂着脸，哭得像个孩

子一样。

“爸爸，圣诞老人一定是累了。”小比利依偎着他的老朋友，好心地拉过一只大手握着。“他今天走了好多好多的路。”

“是啊，儿子。”哈里森先生沉重地说。“现在是圣诞老人最忙的时候。他晚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詹姆斯，你最好把亨利叫来，马上准备好车子，我们送圣诞老人回家。他家里还有个小不点儿呢。再准备一件皮毛外套，穿着好挡风。今晚很冷的。”

“啊，爸爸我忘了给你说，他的板子就是挡风用的，非常好用呢！”小比利指着墙边斜靠着的那两块木板。“圣诞老人说天冷的晚上就用它。上面还有字呢。爸爸知道写的什么不？”

“我看看……”爸爸看了一眼牌子说，“写的是‘尽享圣诞晚餐，就在史密瑟斯咖啡馆’。”

小比利哈哈大笑。

“爸爸你想骗我，就像你一样啊圣诞老人，装着不知道我住哪里。”他望着圣诞老人的脸，小脸蛋上满溢着欢乐。“不过你可不能说爸爸不认字呀，”他很快又说，“他是在开玩笑呢。”

“我肯定不会啊。”圣诞老人答道，努力在泪水中挤出一丝笑容。

“嗯，是在开玩笑呀。”小比利的爸爸说。“那小万事通，你告诉爸爸，板子上写的什么。”

“‘祝大家圣诞快乐！’”小比利自豪地说。“我自己虽然读不懂，但圣诞老人告诉我是这么写的。印在板子上的话，他漏给什么人说了也不怕。”

爸爸听了，一把抱住老人。“我的天啊，我……我该怎么说才好！我一直都不信有圣诞老人；但现在我信了。千真万确……你就是圣诞老人！”

4

小比利很开心地招待圣诞老人吃了美味的一餐。圣诞老人也一定开心地享用了这一餐。他说，忙了一整天，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所以才这么饿。比利的爸爸还开玩笑说，忙的连去史密瑟斯咖啡馆吃一顿的空都没有呢。晚饭后，亨利把车开到门口，爸爸和圣诞老人祝大家晚安后，一起走出了门。

圣诞节的清晨，小比利从美梦中醒来——那真是个美梦！有好多圣诞礼物，还跟新交的一个朋友经历了奇特的冒险——发现现实跟梦境一样美妙。起床后他惊奇地看到一个小男孩，比他大不了多少，面色苍白身形单薄，却也特别好玩的一个小男孩，来到他家，要跟他玩一天。他还带来了一封信，说是圣诞老人亲自写给比利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小比利：

别告诉别人——当然爸爸妈妈不算——给你带信的小男孩是我家的小朋友。圣诞节你们可以一起玩一天。看在他爸爸的份儿上，你们好好在一起玩。要是觉得他爸爸还不错，就告诉他。小比利你可别把我忘啦，我以后会来看你的，不过我觉得你来看我这事儿就说不准啦。我不会在23号大街上了。我还在圣诞节村上班，在好人好事广场里。那里有好多窗户，好多人透过窗户辛勤地寻找哪家的孩子最乖。

再见啦，小比利。祝你和你的家人圣诞快乐。

爱你的

圣诞老人

那个早上，比利的妈妈把这封信读给比利听，一颗晶亮的泪珠滑落脸颊，打在比利的小手上。

“妈妈，你怎么哭了？”

“妈妈是因为高兴啊，乖宝贝。昨天我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可现在——”

“现在你又多了一个呢，是圣诞礼物！哈哈！”比利说着，拉起小伙伴的手。那个小伙伴朝着比利咧开嘴笑了，那笑容，任何人都会觉得只属于圣诞老人的孩子。

至于他爸爸圣诞老人，小比利再没见到过。倒是爸爸的银行里有个新送信员，叫约翰，声音极像圣诞老人，每次晚上比利坐车去银行接爸爸回家的时候，比利都会跑进银行，跟他聊很久——假装与他聊天的就是“圣诞老人”，这样会很开心。约翰的声音实在很像圣诞老人。有一天，小比利突然有了个奇特的想法。

“约翰，你去过23号大街吗？”小比利问道。

“23号大街？”约翰迷惑地挠挠头。“那是什么地方啊？”

“就是条大街，”小比利说得很含糊。

“啊……这样说吧，我听人说过23号大街，说是个特漂亮特有趣的地方。不过我没什么机会出门溜达。一直很忙，没机会出国。”

“出国？”小比利咧开嘴大笑起来。约翰完全不知道它在哪！“23号大街不在国外呀。就在——嗯——就在22号大街旁边。”

“是吗？”约翰特别意外。“啊……我没想到啊！这样的话，我啥时候放一周的假了，就去那儿度假！”

这么一来，小比利再也没有理由怀疑约翰是扮成圣诞老人的那个人了。

七、圣诞夜

天上星星明又亮

眨巴眼睛偷偷瞧

成千上万闪着光

笑眼弯弯看宝宝

天似穹庐耸入云

星星小家雾里藏

圣诞老人上家门

给乖宝宝送礼忙

睡吧，睡吧，我的小宝贝

圣诞老人马上要来了

他乘着雪橇划过天际

还带上了糖果和点心

睡吧，睡吧，我的小宝贝

圣诞老人就要来

漂亮玩具一大袋

驯鹿雪橇飞又快

满载节日的欢乐

驰骋在月亮之上

闪耀在晨星之端

快来了，快来了

屋顶上有脚步声

踏得寒雪松又软

睡吧，睡吧，我的小宝贝

清晨的钟声就要响起

迎来大地第一缕光辉

那是圣诞金色的黎明

睡吧，睡吧，我的小宝贝

你一定会梦见他

还跟精灵玩游戏

乐趣无穷笑哈哈

都在梦中等你去

圣诞老人定会来

梦乡甜蜜好等待

各路精灵小仙女

陪我守到他归来

睡吧，睡吧，我的小宝贝

快合上睡眼沉沉入梦

这奇幻美妙的圣诞夜

梦乡是孩子的好去处

睡吧，睡吧，我的小宝贝

八、七个圣诞老人之家

气象局又一次来了个大满贯，预报得分毫不差：在大中午，一场暴风雪如期而至，把整个城市吞没了。城里城外，公共交通全线瘫痪，线绳一样打着死结，貌似怎么都解不开。街上的雪齐腰深，寒风凛冽，不怀好意地刮着，冻得人龇牙咧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多布雷好不容易才走到中央车站。圣诞节的时候，像他这样天天从市郊跑到市中心上班的人，都要拎着沉重的大包小包回家，多布雷也不例外。他的包都快装不下了，还有些从他厚厚的大衣口袋里冒了出来。他右手提着拿粗绳子捆好的六件，还有些拿皮绳子捆结实了架在肩膀上，随着脚步晃来晃去。事实上，多布雷估计要么忙坏了，要么是忘了秋天就明智地下定的那个决心，没有早早买好圣诞礼品，落得现在这样，圣诞夜回家时像个圣诞老人似的，结结实实装了一大包礼物，就为了让家里孩子第二天早晨眼前一亮。

多布雷进了火车站空旷的候车厅，抖一抖身上的积雪，擦干风吹眼睛流出的眼泪，想着有车回家，总算舒了口气。可惜好景不长。多布雷往进站大门走的时候，半路停下来跟值得尊敬的看门人道了个圣诞快乐。

“霍尔金，今晚这鬼天气，”他边说边整了整大包小包，“我能到家就算谢天谢地了。”

老人怀疑地摇摇头。

“多布雷先生，恐怕您今晚可没那么幸运啊。下午一点到现在，这车站连一趟车都还没开出去。照这么下去，我们是发不了车了，运气好的话也得等个一天一夜。”

“什么？”多布雷答道，“不会吧……”

“先生，今晚没车。从这儿到水牛城根本没人管。再往西，就更没人知道出什么事儿啦。铁路上断电了，我们跟其他地方根本联系不上。”

多布雷吹了声长而低沉的口哨。

“天啊，霍金斯，”多布雷失望地咕哝一句，“真倒霉。”

“孩子还在家等着呢吧？”看门人同情地说。

“可不是。”多布雷有点哽咽。“怎么都没车吗？连个货车都没有？”他急切地问道。

“三十个车头，动都动不了。我估计你今晚得住火车站喽，先生。”这回答真够让人心碎的。

多布雷转过身，仔细想了一会儿。他自己过一晚不是什么难事儿。不远处就有他常去的俱乐部，他不必勉强在火车站的长凳上凑合一夜。但一想到孩子明天一起来没得礼物拆——更不要说妻子等他等得焦心了——这才是让他最难受的。

“哎，光担心有什么用。该来的总会来，”多布雷细细权衡了利弊，终于想开了。“只好将就一晚啦。”

他把厚大衣在脖子周围扣好，抓紧那几袋礼物，给看门老头道了声圣诞快乐之后，就又冲进了暴风雪中。一刻钟之后，多布雷雪人一般走进俱乐部，看到好几个老朋友也躲在里面。看来大家都是同病相怜，他多布雷也不是注定一人，了无慰藉。这不，有五个人陪着他受罪呢。

“哟，多比啊，”他的邻居哥们儿格兰瑟姆叫到。“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这真金白银的顾家好男人在圣诞节前夜还泡馆？不是吧！！”

“我也后悔地不得了啊，格兰。不过咧，作为你的邻居，今晚到处都是古灵精怪，我可得看好你。你怎么也不享受家的温暖，跑这儿来了？”

“你都不知道路有多难走。还有啊，我的贴身男仆犯糊涂，没给我包里装上雪地靴。”

“有人说河全都上冻了，你们溜着冰回去蛮好啊。”说这话的是比利·里基特，开心果来的。老单身汉都这样。

格兰瑟姆笑笑。“我试过啊，可风是往下游吹的，我住上游，我溜了俩小时，才刚到斯坦顿岛。”

这几个有家难归的人就这么努力互相安慰，貌似挺有效果，但内心还是难过。俱乐部虽然是个好去处，可怎么也比不上家里生起的火堆。在圣诞夜，俱乐部代替不了家。就算公认的老单身汉，表面上嘻嘻哈哈，内心深处却也不得不承认，在俱乐部里坐着相互安慰，实在远远比不上做梦都想见到的合家欢乐，子孙绕膝的场面。

“多比，你这么大包小包干嘛，”格兰瑟姆问他的当儿，他正忙着把东西从身上卸到地上。“你要开百货店还是干嘛……”

里基特插嘴道，“你干嘛这么说。多比，你该看看格兰一个钟头之前进来时那样儿，路都走不稳。我还以为是运通的快递佬——哎，我真那么想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多比呢，他买的都是时下最好玩的东西。”

“哎，你当我不知道么。我家也有五个好爬圣诞树的好宝贝儿。”

“你当然不懂。”多布雷很肯定。“格兰，你家是有五个公子，不过你可真得看看我家那六个。”

“我见过，”格兰瑟姆说，“要我说，你家那六个熊孩子可真值得夸奖啊，举止优雅，颇有教养——不过要动真格的，我家五个才是一等一的乖孩子。”

里基特酸酸地哼一声，“你们这当父亲的都快把自己孩子夸天上去了！你们俩自大狂把你们十一个小孩浓缩成一个，完后也不会是我的小孩的对手——哦，我说我要是有的话。单单为这个我都想不做单身汉，马上给你们看看我家小孩——”

没等里基特把大话说完，他就没机会再说了。正在这当儿，莫勒比医生跌跌撞撞冲进门，连招呼都来不及打，赶紧往火堆旁走，身上的雪随着重重的每一步落到脚边。他到壁炉边弯下高大的身躯，跪下来解开手里的包裹。那包裹他一直护在臂弯里。

“大夫，你来这儿做什么呢？”里基特说，脖子伸的老长，想越过他的肩膀一睹为快。“新款造型娃娃吗？”

“不，不是的，比利，”莫勒比笨手笨脚地解开包裹，“要是布娃娃就好了——看见没，伙计，这可是个活的。”

“活的——什么？”里基特凑上去。

“活的，”莫勒比压低声音，“一个可怜的小家伙，一个小报童。”

里基特倒抽一口冷气，“那你把他带回来干嘛？”其他人围了上来。

“不能让他呆在暴风雪里呀。十分钟之前，我从莫提默上校家出来，在他家门廊里看到这小家伙。刚才他身子快蜷缩成虾米了，估计是想暖和点。他缩成一团，快睡着了，小胳膊底下还夹着报纸。我真觉得要不是我出来看见他，他肯定就没命了……这暴风雪多大啊！”

“他……他没冻僵吧？啊？”多布雷结结巴巴地问。他看见那小鬼脸都冻青了，躺着一动不动，小脸脏兮兮的，手也脏脏的，脸上还挂着泪痕。

“还没，”莫勒比说，“我发现的还算及时，他会醒过来的。哎，再晚一会儿就没命了……伙计们，我压根都想不到这种天气里怎么会有小孩在外面冻成这样。他顶多六岁。这小家伙应该暖暖和和地躺在被窝里念叨圣诞老人。哪里能在这天寒地冻的街上赚钱啊……那点钱只够他勉强活下来。”

小人儿让炉火暖和了身体，微微动了动，忽然说起了话，充满疲惫的声音只比悄悄话声大一点点，打破了屋内的宁静。

“号外！20年来最大的暴风雪——号外！先生，来份报纸吧。”

屋里，七个饱经风霜的大男人沉默了。站在这个蜷缩着身体的小人身旁，三个人悄悄转过身，免得让别人看到润湿的眼睛。那一定会让人笑话的。

“还有这一说！”里基特猛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我全买下！否则我就让人吊死算了！”

“别忙别忙，比利，”医生笑了。“他现在需要的不是钱，他需要比钱更暖和的东西。我们把他带到楼上，给他洗个热水澡，让他喝点牛奶暖胃，然后给他盖上绒毛毯，把冰冷的小腿捂热了，好好睡一觉，”

“这主意不错！”里基特说。“不过大夫，这小男孩的事儿我是帮定了！我还能做点什么？”

“你就让他在这里住上十天好了，让他天天都这样暖暖和和的。”

他们把衣衫褴褛的小家伙小心地抱上楼。在莫勒比医生的护理下——对于一个大男人来说真是母亲般的呵护——小家伙洗得干干净净，穿得也暖和起来。他让饿坏了的小男孩喝了一大罐牛奶。最后这个刚才浑身冻僵的流浪儿给安排进了俱乐部最豪华的房间，躺下了。

雪白的床单，柔软的枕头，温暖入心的毛毯还不足以催他进入梦乡。前夜悲苦的经历沉沉地压在心头，尽管他并不曾真正意识到命运的残酷，他的眼皮还是无法放心地合拢。他叹了口气，睡了。小小的身子陷进床里，床单足足有他七八倍大，他的小腿还没够到床一半长。白枕头衬着一头乱糟糟的红发，在床单的映衬下格外显眼，像是乳白枕套上的红字。他躺在那里就是一幅引人入胜的图画。小家伙躺得舒服极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妈妈温暖的胸怀——如果，如果他享受过这般罕有的幸福的话？

看着流浪儿紧抿着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医生猜他已经沉沉进入梦乡。“嗯，他总算睡着了。我们干我们的活儿去吧。”

七个男人踮着脚轻轻地走出来，聚到楼下宽阔的小房间，想打桥牌放松一

下。这几人在这高贵的社交牌戏上都是专家级的老手，可今晚他们都不在状态。不是叫牌的下手太凶，就是做搭档互相拆局。一个小时了，看得出大家很想沉浸其中，可没一个人的心思在牌上。每个人的思绪都飘到了楼上的小人身上。

多布雷出牌出错了两次，还出王搅了搭档的局，最后终于撒手不玩了，摊开牌，手一推桌，不耐烦地离开了牌桌。

“不行了，伙计们，”他说，“我算不下去了。我得睡觉去。”

“我也是，”里基特说。“只要有人头的牌，什么王、后、钩，我都会看成那个长红头发的小报童。还有啊，方块我全能看成红心。不玩了，我得去睡了。”

这样牌局就散了。一小时之内，俱乐部熄了灯。莫勒比医生要了小家伙旁边的一个单人间，以便他夜里照看这个新病号。其他人都睡在楼上。

午夜时分，周围宛如深夜中的森林幽谷，没有鸟儿合鸣，没有树叶婆娑，也没有流水潺潺，可以打破那一片寂静。

******

凌晨三点钟，莫勒比医生被隔壁鬼鬼祟祟的脚步声惊醒。隔壁只睡着小报童。他匆忙从床上爬起，走进报童的屋子——嚯，门廊昏黄的灯光下，看到一个行迹可疑的人，竟然是多布雷。

莫勒比看到这位先生穿着特大号的浴袍，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嘿，多比啊，你打什么小算盘呢？”他低声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的，莫勒比，”多布雷明显不好意思起来。“我、我就是想下来看看小家伙怎么样了。我也是做父亲的嘛。”

“这是什么？”医生问道。他看到好多模样奇特的小玩意儿，从床脚下撒开了一地，远不是睡着的小朋友能够得到的。有本儿歌集，红色封面出奇地漂亮；一把小巧的锡制小号，一排音栓形状不同，十分好看；一盒锡制大兵；一整套骑马装，有剑、帽子、马裤和衬衫。还有各式各样的玩物，都是小朋友们喜一见就丢不开手的。

多布雷的脸变得通红，尴尬地说，“嗯，你看，我碰巧身上带着这些东西。本来呢——莫勒比你知道的，是带给我孩子的。不过出了圣诞节的清晨就没什么效果了。所以呢，哎你懂的。做父母的嘛。”

医生紧紧握住这个“小偷”的手。他想告诉他“我懂”，但已经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医生正要转身离开，结果房门又一次缓缓打开，好像又有小偷来造访一样，闪进一个人影，跟多布雷一样蹑手蹑脚。定睛一看，是格兰瑟姆——他也拿了好多个礼物盒，胳膊下各夹着一只包得严实的圣诞袜子，放下东西正准备走的时候，却看到多布雷和医生就站在身旁，结果被逮了个现行。

多布雷咧嘴笑道，“哈，格兰瑟姆，你还留着这么一手啊。你藏着这两包东西干嘛？要把谁给砸晕是不？”

格兰瑟姆底气不足，“我私藏了很久，本来想给咱们这位大夫呢。想想还是溜下来趁小娃娃睡觉的时候给他好了。”

医生笑了。“那好吧，格兰，把你这大袜子挂在床上，等我回去睡了再进来，就不用这么鬼鬼祟祟了嘛。”

格兰瑟姆严肃起来，“说真的，我本来是带给我家孩子的，不过圣诞夜都在这儿过了，我想还是让我们的小客人明天醒来有一个惊喜，过个真正的圣诞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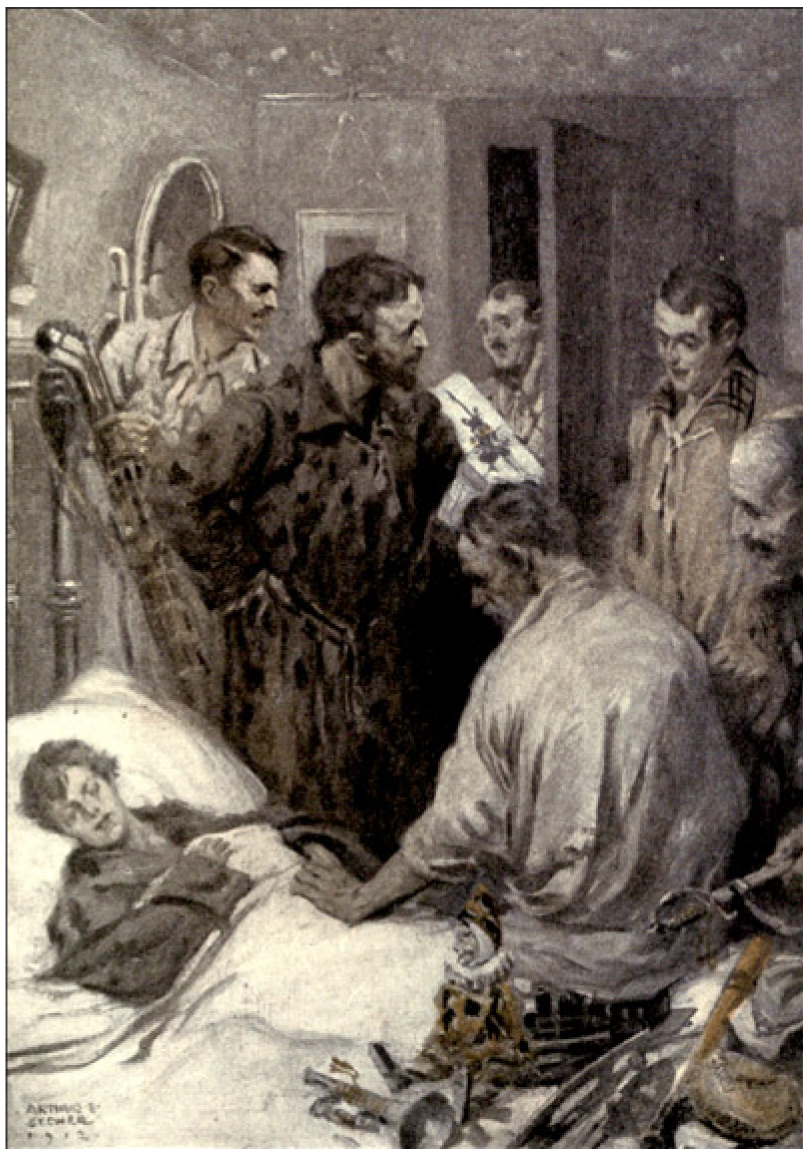
“好啊！”医生说道。“我看我们的小客人要收双份礼物喽！多比已经送给他一整编的大兵了，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数都数不过来。”

“看看，谁来了！”多比轻声叫起来，打断了医生的话。门又被轻轻推开。这次是西摩，披着毛毯，穿着毛拖鞋，昏暗的灯光下，像个即将出征的印第安人。“汤米，我的天，你只要右手一把战斧，左手一包木制雪茄烟，就可以去香烟店当招待了。你像那个印第安老首领坐牛一样，在这个钟点，鬼鬼祟祟溜进来，孩子在哪你跟哪，想干嘛？说！”

“你先看看这个，多比，”西蒙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只软皮帽，一双手套，看上去毛茸茸的，跟刚从小熊仔爪子上蜕下来似的。“我刚好带着这些，本来要带个给吉姆。我儿子玩滑雪玩疯了，布莱尔滑冰场还那么鬼冷。不过我想吉米等我新年再送他也不迟。我在楼上睡不着，突然就想把这个送给我们的小客人，估计会有用。”

医生说，“看他小手冻裂成什么样子了……西蒙，谢谢你！”

“谢什么，应该的啊，”西蒙说，坐在床边，拉过搭在床单上的小手，拿手套比比大小。他手里握住一只小手，喃喃地说，“天，粗得跟砂纸似的……”



图四：当晚被困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偷偷摸摸地溜进小客人的房间。

“这些孩子大冬天的卖报纸，得来的工钱根本不够吃饭，更别说跟我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相比了。”医生说。

这样，在这七个圣诞老人之家，上演着一幕幕类似的场景。除了里基特之外，当晚被困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偷偷摸摸地溜进小客人的房间，发现大家

想的都一样。被单里睡着的小可怜虫，很快就能看到这些礼物了。这么多，这么丰富，比梦里的还要精彩吧！床脚散落着各种礼物，床头还挂着两只圣诞袜，塞满了糖果。好心人一个个回去睡了。回想着自己做的好事，心满意足，这次他们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里基特啊里基特！”医生叹口气说，他注意到里基特没有送给小孩礼物。“你真该来看看，这些老单身汉这时节都做了些什么呀！”

******

两小时之后，黎明的第一道阳光照进客房时，房间的小主人睁开了眼，拿拳头使劲儿地揉着眼睛。

“咦？”他坐起来，东张西望。四周不是他记得的样子，好奇怪。小人脸上浮现出一股孩子气的好奇，自言自语，“我在哪啊？这是天堂吧，大家伙儿常说的那个好地方。”

他吃力地爬下床，看到一大堆玩具围着他的床，特别惊奇。

“这咋回事？？这……这什么情况啊！”

他在房间刚想走走，小脚就让什么给缠住了。他低头一看，是一件浴袍。那是莫勒比晚上当外套穿的。

“这就对了！”小人儿说着绊了一跤，摔到地板上。“我肯定是死了，肯定的。这是我守护天使的衣服，哇，不过穿着不好走路啊。还是我的裤子好。”

他很快站起来，重新审视各式各样的礼物。他越是看的仔细，越是要惊奇。

“你们送来这么一大堆！”他很兴奋，大口喘着气。“哪里还有小孩跟我一样幸运，能从袜子里拿出这多东西！？”

门又开了。一个睡眼惺忪的老单身汉悄悄走进了屋。原来是里基特。他穿着睡衣，肩膀上披着一件黄色的斗篷。

“早上好啊，孩子，”他边说边轻轻关上身后的门。“圣诞快乐！”

“你也圣诞快乐！”孩子笑了。“先生你看看，你知道我在哪里吗？我平时不住这，肯定是哪里弄错了。”

里基特坐到床边，说“那你平时都住哪？”

“哦，什么地方有我睡的地方就是了，”孩子答道。“冬天就住纸板箱，夏天住码头。”

“那你父母呢？”里基特问道。“他们在哪？”

“我的什么？”孩子问道。

“你父母——你爸爸妈妈呀？”里基特解释说。

“我从来就没有妈妈，”男孩说道，“不过我爸爸——哎，自从夏天他抢走我挣的钱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

“你挣的钱？”里基特笑笑。一想到小家伙挣得到钱，他就觉得滑稽。

“他说我应该全给他。我七月四号给自己和一个朋友花了五分钱，他就打我，于是我就开溜了。”

“啊……我明白了。”里基特说。小家伙像一道光一样，在他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你看，圣诞老人给了你好多好东西呢，是不是？”

“什么？给我？”小孩问道，认真注视着里基特的脸。“都是给我的吗？”

“是啊，圣诞老人昨晚在天上转圈，在一个大房子里找到你了，就在第五大道上。不过因为那儿没开暖气，怕你着凉感冒，就把你带到他家了。他找你一整天了。”

“真的——真的是给我的吗？”孩子叫道。

“千真万确。”里基特热切地说。

男孩一屁股坐到地上，被这一大笔突如其来的财富吓到。

“是真的啊！”好半天他只能说出这一句来。

一老一小开始在这货真价实的玩具世界里玩闹。俩人从来没像今天这么痛快的玩过。他们本是互不相干的两个人，却在彼此的生命中投射下了幸福的影子。红头发的流浪儿第一次感受到慈爱的目光，他干涸的心灵从此得到了滋润。而老单身汉也终于为他为人父的天性找到这唯一的出口。命运赋予了他为人父的天性，却在今天才实至名归。那是每个男人宝贵的财富啊。

很快俩人越玩越疯。这么多年来，男孩没有一天不为生计发愁；今天他终于不用为钱担心，快活得好似要把以前没能玩的时间全补回来似的。老单身汉多年压抑的情感再也抑制不住，便像决堤的水一般，喷涌奔腾出纯粹的快乐。他俩的笑声和叫声此起彼伏，融成一片欢乐的海洋。里基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套骑马服给红脑袋套上——他都没有照看小孩的经验，要扣好扣子、拉好小衣服上的皮带，真是难为了成日干活的大手了。小号自第一声吹响，就再没消停过，小按钮在小手里玩的眼花缭乱。他还有支装备精良的军队，自然由小家伙带领，里基特不由分说成了西班牙军队或者是印第安野蛮部落的首领，战场上屡战屡败。

交战双方难解难分，声势浩大，把楼上睡着的圣诞老人们都给吵醒了，于是都下楼来看个究竟。结果一开门就看到一个已遭降服的敌人，面朝下趴在地上——就是里基特了。背上骑个小小孩，身着戎装，向空中挥舞着一把银剑，一边嘹亮地吹起号角，骄傲地向大家宣布征服者的到来。

“哈哈！”莫勒比大笑起来，其他几个人也进了屋子。“这什么情况？圣胡安山之战？”

“一点不错，”里基特喘着粗气说，好容易爬起来，摆脱他明显的劣势。“还有，我是那座山。你们谁快帮帮忙，找块浴巾来，帮我举白旗求和吧。”

******

一个上午过去了，暴风雪有减退的迹象，被困在俱乐部的人们期盼天黑之前能回到家中。

有人去火车站问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大约下午4点能发出一班车。这些被困而无助的郊区居民们迫不及待地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家里。

此时此刻，那个尊贵的小客人还在俱乐部里玩得正欢。7个圣诞老人围着他，他也不知疲倦，似乎要把过去几年没能玩耍的时光都补回来。7个大男人轮流当敌人，游戏就这样继续了下去。

平日里众人景仰的生意人们这几个小时都不顾形象：要么坐在地上，要么一起让模型火车在铁轨上跑，还把锡制大兵按军衔排个整齐，还要对着高声响个不停的锡喇叭立正站好，说来也怪，他们还陪小不点一起吃糖果。要知道这些大人们早都不吃这坏胃口的东西了。

“我估计我吃了肯定难受，”格兰瑟姆说。“上级”有令，他不得不大口吃开拐棍糖。格兰瑟姆把那块薄荷糖使劲嚼了好几分钟，说，“值了。我还是觉得值了。”

“没事，格兰。”医生笑道，“要是有问题的话，你如果不指定要海葱，我会给你一点吐根制剂的。”

时光过得飞快。很快就下午三点多了。小朋友再也撑不住，一脸疲倦。而这些让风暴困在这里的人们也要准备回家了。他们聚齐在门口，准备和他说再见，却发现红脑袋蜷缩在火炉前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他身下压着熊皮毯，怀里紧紧抱着小号。

“差点忘了！”多布雷紧张地叫到。“我们不能都回家就把小家伙给丢下。我们怎么办呢！”

“没事，我来，”里基特从客厅深处走出来，对大家说。他刚去打了个盹，否则根本撑不到现在。“我、我——我说，伙计们，我也没得给他什么礼物。我来照顾他。把他留给我好了。”

“我建议我们明天都来这聚一聚，”格兰瑟姆说，“看看这孩子怎么办才好。”

里基特在客厅里站好，刚要说话，让医生给打断了。

“你们谁问过孩子叫什么吗？”他问。

里基特说，“这就是我要说的。你们不用问他叫什么了，也不用担心他以后怎么办。我来办。今天是圣诞节，你们都给他送了礼物。真的很多礼物。我们也都陪他玩了个够。我吧，老男人一个，孤零零的没有人陪，也没什么钱，给不了他什么礼物——不过名字我倒是想好了。也算是个圣诞礼物吧。”

“比利你真是的！”多布雷笑起来。“快点讲给我们听听，我们好赶紧记下来，再来了直接叫了。”

“这个好说，”里基特深情地望着小男孩，说，“以后，他就叫‘小威廉·里基特’了。”

“‘小威廉·里基特’？”大家异口同声。

“没错，”里基特转过来面对着众人。“从现在起，你们都可以放手不管，把他交给我了。你们都有孩子，我没有。现在我有家了，虽然算比较意外。但好歹我有了个家。既然是我的家，我就会好好经营起来。我身边一直没人陪。时间长了，我知道这滋味。我想当爸爸，实在太想了……明天我就去办手续，正式收养他。”

“那我们算什么！”格兰瑟姆叫道，“弟兄，这对你太不公平了。我们不能就这么让你一个人担了这个担子——”

“格兰你不用说了！”里基特激动地说，带一点骄傲。“你，格兰，还有你们——你们只能当他的好叔叔啦。还有啊，伙计们，”他彬彬有礼地鞠个躬，说，“你们待我儿子这么好，我从心底感谢不尽。先道一声晚安。”

这么一来，那六个离家在外的先生闪身融入深冬的暮光，急忙奔向家的方向，因为那里有温暖的炉火。只留下里基特呆在自己的炉边。

等俱乐部的酒保出来关灯、巡夜的时候，看到的一幕让他们好生惊讶：比利·里基特大叔陷入厚厚的坐垫，舒服地躺在客厅扶手椅里，在炉边睡着了。炉火烧得正旺，他怀里还抱着一个小男孩。男孩蜷缩在他的膝头，像只小猫那样，红脑袋紧紧贴着护着他的里基特宽阔的胸膛，嘴角泛起幸福的微笑。他一定做着甜美的梦——在里基特的臂弯里，他觉得自己不会再经历磨难了。

酒保看到他们的面庞，纷纷停下脚步，并没有吵醒他们，只是关了电灯，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留下熟睡的人儿，壁炉里跳动的火苗温柔地为他们披上一层暖暖的光辉。

两颗孤独的心，在七个圣诞老人之家找到了归宿。

全书终